

· 环球视野丛书 ·

美国是什么？冯骥才说“美国是个裸体”。

张抗抗说“美国是一个什锦火锅。”张产说“美国也有雷锋”。

埃里奥特·卡瑞说“这是一个拥有巨额财富而贫困却在不断增加的社会，一个在创造令人震惊的技术奇迹的同时也创造了各种令人恐怖的有毒垃圾的社会……”。

那么美国到底是什么？什么都是，什么也不是。

# 细说 美利坚

孙有中 庄锡昌 著



文匯出版社

· 环球视野丛书 ·

孙有中 庄锡昌 著

# 细说 美利坚



文匯出版社

511  
C1  
845

责任编辑: 陈 伟

封面装帧: 周夏萍

· 环球视野丛书 ·

## 细说美利坚

孙有中 庄锡昌 著

---

**文匯** 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虎丘路 50 号 邮政编码 200002)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市竞成印刷厂印刷

---

1997 年 5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160,000

印数: 1-5000

印张: 7.5

ISBN7-80531-423-3 / G·265

定价: 9.80 元

## 美国是什么？（序）

美国是什么？

冯骥才说：“美国是个裸体。”

茹志鹃说，美国“有着各种可怕的着色糖衣迷药和不可抗拒的神秘魅力”，它本身“有点像迷宫”。

王沪宁说，要认识美国，“走入疑惑易，走出疑惑难”。

张抗抗说：“美国是一个什锦火锅。”

陈启能说：“美国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物质文明很发达。然而形成强烈对照的是，精神文明却比较贫乏。”

张彦说：“美国也有雷锋。”

蒋子龙说：“这就是纽约的夜景，应该说它什么好呢？有色情，有无耻，有恐怖，有荒诞……还有什么呢？”

刘白羽说：“的确，美国的天空和大地是豪迈的，美国人也是豪迈的，……那自由而又豪迈，粗旷而又明快的诗，正是美国的优美的心灵。”

萧乾在谈到美国的色情文化时说：“这样的‘自由’，我实在不羡慕。”

刘绪贻说：“我想，作为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成员，一般美国人是不能忘情于‘成家’、而且非常热心于‘立

业’的。”

.....

美国是什么呢？有这么多彼此截然不同的美国吗？

恩格斯说：美国“具有真正伟大民族的良好品质和素质，而这些东西只有在从来没有经历过封建主义的民族那里才看得到”。

美国社会学家埃里奥特·卡瑞说：“这是一个拥有巨额财富而贫困却在不断增加的社会，一个在创造令人震惊的技术奇迹的同时也创造了各种令人恐怖的有毒垃圾的社会。这个社会创造了数以百万计的就业机会，却又因常常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失业而遭受谴责。另外许多伴生现象也是如此的令人不可思议：城市在不断地迅速扩张，而无家可归的流浪者队伍也在不断膨胀，当热情的民族乐观主义被认为是一种社会主导情绪时，却有大批的人在疯狂地吸毒和酗酒。”

.....

那么，美国到底是什么呢？

什么都是，什么都不是。

我们不想对美国作出简单的判断，我们也无法对美国作出简单的判断。本书主要依据美国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试图对美国当代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生活的各主要层面作一尽可能客观、全面的陈述。美国是如此的复杂，以致于任何抽象的定性判断都很容易差以毫

厘，失之千里。因此，我们在叙述中采用了大量的社会学数据，以此尽量避免武断和片面。这样，读者将从我们的叙述中发现许多个美国，这或许更接近真实的美国。

近年来，对美国的研究在我国已开始升温，而且还将持续“热”下去。我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美国与一些经济暴发国不同，它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政治奇迹、经济奇迹、社会奇迹与文化奇迹；同时还因为美国是一个令世人瞩目的“庞然大物”，而中国也应该是。希望本书对解开美国这个“庞大”的“奇迹”之谜有所裨益。

因本书涉及面广，我们对其中有些问题尚未能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若有不当之处，恳望读者批评指正。

作 者

1996年12月于复旦

## 目 录

|                       |       |
|-----------------------|-------|
| 美国是什么? (序)            | (1)   |
| 梦醒时分: 美国人的“美国梦”       | (1)   |
| 飞黄腾达: 美国人的个人主义 (之一)   | (11)  |
| 十字路口: 美国人的个人主义 (之二)   | (19)  |
| 罗曼蒂克的背后: 美国人的择偶观      | (23)  |
| 黄色的诱惑: 美国人对色情文化的态度    | (32)  |
| 理想与现实之间: 美国人价值观的变迁    | (35)  |
| 寻求意义: 美国人的信仰现状        | (40)  |
| “民间科学”: 美国人的迷信        | (48)  |
| 从英雄到名人: 美国人的崇拜心理      | (52)  |
| “创造性破坏”: 美国人的“牛仔”精神   | (58)  |
| 好人、坏人、普通人: 畅销书中的美国人   | (62)  |
| 追求昨天: 肥皂剧中的美国人        | (76)  |
| “把牙刷放在一起”: 美国人的婚姻与家庭  | (86)  |
| “我多么想要你”: 爱情与责任之间的美国人 | (94)  |
| 几家欢乐几家愁: 美国人的幸福度      | (102) |
| 自欺欺人: 美国人的自画像         | (107) |
| 单人运动还是团体运动: 美国人的团队精神  | (112) |

|                             |       |
|-----------------------------|-------|
| 下班之后: 美国人的休闲方式 .....        | (117) |
| 夏娃的反叛: 美国的女权运动 (之一) .....   | (123) |
| 任重而道远: 美国的女权运动 (之二) .....   | (129) |
| 分隔的“熔炉”: 美国的种族歧视 (之一) ..... | (136) |
| 倾斜的“熔炉”: 美国的种族歧视 (之二) ..... | (142) |
| 天堂幽灵: 美国的犯罪问题 .....         | (148) |
| 国家与父母之间: 美国儿童的权利 .....      | (152) |
| 夕阳西下: 美国的老人问题 .....         | (157) |
| 无法无天的新闻记者: 美国的言论自由 .....    | (165) |
| “好苹果”, “烂苹果”: 美国的政治腐败 ..... | (170) |
| 能把皇帝请下马: 美国总统权力的局限 .....    | (176) |
| 谁主沉浮: 美国政治中的“权力精英” .....    | (181) |
| “广告大战”: 大众传媒与美国总统选举 .....   | (186) |
| 谁的责任: 美国的贫困问题 .....         | (202) |
| 不如离去: 美国的都市危机 .....         | (205) |
| 看医生去: 美国医疗制度的现状 .....       | (209) |
| 步履维艰: 90 年代的美国工人阶级 .....    | (217) |
| 参考书目 .....                  | (227) |
| 后记 .....                    | (231) |

## 梦醒时分：美国人的“美国梦”

美国人有一个令世人倾慕的“美国梦”，这就是：人人可以当总统，个个能够成富豪。美国人相信，他们自己的国家就是为实现这一梦想而建立的，其根本宗旨就是要保证人人在机会均等的条件下，通过个人奋斗而实现各自的“美国梦”。美国人迷恋“美国梦”，并非毫无根据。在短短两百多年的美国历史上，实现了“美国梦”的，不乏其人。

阿伯拉罕·林肯就是美国人家喻户晓的一个典型例子。

1809年2月12日，林肯诞生在一张铺着玉米皮或许是鸡毛的床上。少年时代的林肯过着异常贫寒、艰辛的生活。很小的时候，他便开始学做日常零活，如传信送话、提水、搬运劈柴、清扫炉灰。他还得去庄稼地里锄草，手上常磨出水泡。他从小便跟着父母在丘陵起伏、树木丛生、野兽出没的荒野中长途跋涉，从一地迁往另一地。

生活虽然如此艰辛，少年林肯却从未放弃挤出一分一秒的时间用来读书学习。他没有一天不随身携带书本，常常把书往衬衫里一塞，把玉米饼装满裤袋就去地里干活。晚上回到家里他还要继续埋头读书，用木炭在烧火用的铁锹上写字。其实，他全部学校教育的时间加起来不到一年。17岁的时候，林肯已开始干各种各样成年人的农活，如伐木开荒、劈栅栏木条、拉大锯，犁、耙、铲、种、锄、收割庄稼、挤牛奶、盖房子、滚放圆木、剥玉米、杀猪，等等。艰

苦的生活把青年林肯磨炼得勇敢顽强、乐观自信，同时也培养了他对普通民众深切的同情心。

22岁时，林肯第一次参加选举投票。他对政治的兴趣日益浓厚，并开始钻研法律和学习起草文件。1832年3月9日，林肯写了一篇文章，宣布他将跨入政界，竞选伊利诺斯州的州议员。他有了自己明确的“梦”，这就是：“我将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值得同胞们尊敬的人，从而得到他们真正的尊敬。我再没有比这更远大的抱负了。”他很清楚自己的处境：“我出身于并一直生活在最卑微的阶层之中，我没有有钱有势的亲友的支持。”

林肯第一次参加竞选并未取得成功。次年，他当了邮递员。这给他提供了了解时事、分析政治动向的机会。终于在25岁时，林肯如愿以偿地当选为州议员。1846年，林肯又当选为国会议员。1849—1854年，他主要从事律师职业。这期间，美国国内围绕奴隶制问题的争论愈演愈烈。他决定再度从政，随后便到全国各地旅行演说，主张废除奴隶制。1860年，出身寒微的阿伯拉罕·林肯终于当选为美国总统。在随后爆发的美国内战中，林肯坚定不移地领导北方军民同南部奴隶主的武装叛乱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终于赢得了战争的胜利，成功地挽救了濒于分裂的美利坚合众国。1864年，林肯以其丰功伟绩与高尚品德再次当选为美国总统。

至今，林肯依然是美国人民最受戴的总统之一。而他由布衣到总统的传奇经历，更使他作为“美国梦”的象征，成为美国人衷心向往的英雄。

如果说阿伯拉罕·林肯从布衣到总统，体现了政治与社

会生活中的“美国梦”，那么，安德鲁·卡内基“由乞丐到富豪”（from rags to riches），则体现了经济领域里的“美国梦。”

卡内基于 1835 年 11 月 25 日生于苏格兰的一个穷苦人家。12 岁时，他随父母移民美国，投靠舅父家，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一家人靠父亲挨家挨户兜售餐巾、桌布换来的每周 5 美元聊以糊口。有一天，舅舅向卡内基的母亲建议让小卡内基去码头叫卖小商品挣钱，但被母亲坚定地拒绝。母亲回答说：“你要知道，男人的事业有多重要。干那种贩夫走卒的工作，不如死掉算了！”母亲的话深深印在少年卡内基的心上。

卡内基干的第一份工作是纺织工人，周薪 1.2 美元。随后，他当上纺织厂的记帐员。13 岁时，卡内基只身来到匹兹堡，应聘当上了一家电报公司的邮差。公司规定职员轮流提前 1 个小时到公司打扫卫生，但卡内基每天都提前上班，悄悄地躲进电报房学习操作电报机。由于工作勤奋，而且有创造性，他不断得到公司的奖励和加薪。17 岁时，他进了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一个偶然的机，他借 600 元钱买下了铁路公司的 10 股股票。从此开始，卡内基便一步步跨入了“资本家”的行列。

卡内基吃苦耐劳，机智果断，积极进取。这些品质使他深得上司赏识，不久便被提升为铁路公司的主任。他并不满足于此。1864 年，他召募股东筹集资金，组建了一家生产铁轨的公司。在此基础上，他又不断扩张。1881 年，美国最大的钢铁企业卡内基兄弟公司成立。最后，卡内基通过兼并竞争对手，成立了卡内基钢铁公司——当时世界上最大的

钢铁公司。

卡内基就这样，由一个一文不名的穷小子，通过个人奋斗，一跃而为“钢铁大王”与亿万富翁。

如今，林肯、卡内基乃至洛克菲勒、摩根等无数美国“英雄”的故事依然在美国民间广为流传。机会均等、奋斗成功，这依然是美国人所珍视的价值观念与道德准则，是一般美国人引为自豪的“美国梦”。

然而，一些严谨的社会学家的研究却使美国人大失所望。1927年，社会学家索罗金发现，多数美国人只不过重复着父辈的职业。1929年，罗伯特·林德和海伦·林德对印第安纳州的曼西地区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一位普通工人当上工头的机会微乎其微。奇诺伊（1955年）对汽车工人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根据利普塞特和本迪克斯的研究（1959年），1770年至1920年间出生的公司总经理中，大约70%来自上层阶级；20%来自中产阶级；从工人阶级中奋斗出来的只占10%。另有研究表明，50年代初的高级官员中只有18%来自工人阶级。对60年代的专业人员所作的研究发现，他们中40%是专业人员的子女。

从理论上讲，在当代社会，教育乃是人们实现个人成功与“向上流动”（upward mobility）的根本途径。近几十年来，随着制造业中就业机会的衰减，获得教育已成为摆脱困境，寻求更理想职业的日益重要的手段。成千上万的失业工人被鼓励去参加专门的再培训计划，或者重返学堂。然而，社会学家的研究却证明，尽管获得教育是通向职业成功的最重要的途径，但教育的好处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会阶层制度的影响。

社会学家克里斯托弗·詹克斯和他的同事在 1972 年就教育与社会流动性的关系进行了周密的调查研究。他发现，出身于中上层阶级的孩子，大约有一半会达到所谓中上层阶级的教育程度。也就是说，他们所受的教育将超过同龄人中 80% 的人所受的教育。平均说来，中上层阶级的孩子比下层阶级的孩子所受的教育要多 4 年。出身优越的孩子比那些普通人家孩子的学习成绩普遍要好些，他们受教育的年限自然也会长些，因为他们在家里有父母辅导，而且参加各类培训和补习班。但同社会的以及个人的其他可变因素相比，家庭背景对所受教育究竟有多重要呢？一般认为，个人智力至少同家庭背景同样重要。另有人认为，孩子所在学校的质量是关键因素。

詹克斯及另外一些社会学家发现，中上层阶级父母对孩子所施加的压力是他们的孩子获得更多教育的主要原因。他们得出的一个惊人的结论是，孩子的 IQ（智商）在决定他们受教育的程度时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重要。

詹克斯等人还认为，许多天赋很高的孩子并没有发挥出他们的全部潜力，因为他们在家里缺乏压力与榜样。相反，那些出身优越而智力较差的孩子却在追求优秀的压力之下克服了先天的缺陷，并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大学。微观环境对个人的成长的确至关重要。

当然，家庭状况对孩子所受教育的影响还表现在其他方面。首先，贫穷的父母因为没有健康保险，不可能享受孕期保健，这可能使他们的婴儿具有先天不足，从而导致学习障碍。穷人的孩子又可能后天营养不足，保健不够，得不到良好的幼儿教育，这些都使出身于下层阶级的孩子在开始上学

时就可能落后于富人家的孩子。其次，在正规学习阶段，下层阶级孩子所上学校的教学条件较差。结果，在贫困线下至少生活了 8 年的 16 岁的孩子中，40% 的人至少留过一次级。这个比例是那些生活在贫困线以上的孩子的两倍。

家庭经济状况是一个决定性因素。家庭的富裕程度影响孩子受教育的程度，因为学校，即便是公立学校，都收费很高。经济上的压力常常迫使穷人家的孩子中途辍学参加工作。中上层阶级的孩子不受财力的局限，通常便可以多读几年书。而长远地看，这便意味着更好的工作，更高的工资。例如，1985 年，60% 的中学辍学者来自年收入在 15,000 美元以下的家庭，只有 16% 的人来自 30,000 美元以上收入的家庭。富裕家庭还可以为孩子提供更好的家庭和课外学习条件，如家用电脑、家庭教师、国内外旅游、参观动物园、图书馆和其它各种文化活动。富裕家庭的孩子还可以选择条件优越的私立学校。在大学阶段，家庭的经济状况尤其重要。学费的昂贵使穷人的孩子（即便富有才华）只能上廉价的社区大学，有钱人家的孩子则上公立大学，而财力最雄厚的学生便最有可能进入培养精英的名牌私立大学。

社会阶层并不仅仅影响正规教育。出身于中上层阶级的人，即使所受教育低于平均水平，他们比那些出身于下层阶级的人也更容易找到更好的工作。上层阶级家庭常常帮助他们的孩子在自己所有或自己控制的公司找到工作。他们还可以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网帮助孩子。同时，他们的孩子从小接受上层社会的行为礼仪熏陶，这使他们更受老板器重。由此可见，家庭背景对于社会流动的影响并不亚于个人所受的教育。

卡内基理事会在一份研究报告中对此作了生动描述:

吉米是一个二年级学生。他学习认真, 兴趣浓厚。学籍记载表明他的阅读能力高于年级水平, 智商略高于平均水平。博比在另一片城区的学校里也上二年级。他也很爱学习, 成绩与吉米不相上下。博比可以稳稳当当地上大学(比吉米的可能性大 4 倍), 并可以很顺利地毕业——至少是吉米的可能性的 12 倍。

博比有可能比吉米多受 4 年教育。他将找到一份好工作, 这份工作将使他在接近 50 岁时进入占人口 10% 的高收入阶层——他实现这一目标的可能性是吉米的 27 倍。吉米只有  $1/8$  的机会获得中等收入。

这些可能性就是美国的不平等算术。……博比是一个功成名就的律师的儿子。35,000 美元的年薪使他的父亲稳居于 1976 年美国收入分布中 10% 的顶层。而吉米的父亲连中学都没上完, 他的工作是临时送信员兼看门人。他的年收入大约是 4,800 美元, 这使他处于那 10% 的底层。

上述社会学家的研究结果无疑会使玫瑰色的“美国梦”大为失色, 现实的美国并非是一个无阶级区别、无地位差异的国家; 普通人并不能完全机会均等地从社会的一个阶梯顺利地迈上另一个阶梯。然而有趣的是, 绝大多数美国人对此视而不见, 或者见而不信。他们无比珍爱那个代代相传的“美

国梦”，坚信美国是“例外”的，是“独特”的。它注定要成为世人的天堂，万国的楷模。

不过，越来越多严肃的社会学家已开始从梦中醒来，并开始无情地解剖现实，试图修补那业已被碎的“美国梦”。而有些历史学家则根本否认美国历史上有过托克维尔所渲染的那种机会均等、自由升迁的黄金时代。纽约大学的历史学教授爱德华·佩森便认为，一定意义上的阶级在美国历史上是始终存在的。

早在殖民地时期，北美各个地区虽然地理特征各异，作物与经济制度不同，但都毫无例外地存在“最好的一类人”和“不怎么样的一类人”。前者更富裕，更受人羡慕，更有势力。他们积聚财富的方式可能互不相同，但这一小部分殖民地的上层阶级的生活完全不同于小业主、商人、专业人员、职员、工匠、小农场主、工人、白奴和黑奴的生活。而正是这后一类人构成了美国人口的大多数。他们的衣、食、住、行都非常原始、简陋，在政治上也处于软弱无力的地位。与此恰成对照，上层阶级过着豪华奢侈的生活，并垄断了政治与宗教生活中的重要职位。从当时人们对衣着、称呼和教堂座次的区分中，就可看出社会等级的森严。1774—1781年的独立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空前壮举，但正如佩森教授指出的，“不管美国革命取得了什么成就，它都没能削弱阶级结构，也没有削弱殖民地时代就建立起来的阶级壁垒。”政治权力依然把持在少数有钱人的手中，财富的分配更为不均。

革命后阶级的界限进一步固定化。据统计，当时1%的首富家庭拥有全国1/3以上的财富；1/10的富人家庭拥有4/5以上的财富；大部分成年人没有任何可以算得上有

市场价值的财产。这一时期乃至整个 19 世纪，上层阶级控制着财富与权力，在等级的底层则是那些不会讲英语的、人都温顺听话的、迫切需要温饱的移民。像林肯、卡内基那样完全依靠个人奋斗挤入上层社会的事只能算是奇迹。经济史家威廉·米勒的研究表明，出人头地的穷孩子“在美国历史书里比在美国历史里更显眼”。

进入 20 世纪，工业化，城市化之后的美国并未能消灭早已存在的阶级，在某些方面甚至巩固、加剧了两极分化，贫富不均。出身于中下层阶级的个人改变自己命运的能力，日益微不足道。

为了看得更清楚，我们不妨将美国同其他几个工业化国家作一比较。据利普塞特和本迪克斯对不同国家世代间地位变化情况所作的调查，美国父辈和子辈间从蓝领职业向白领职业的流动率大约是 34%，瑞典是 32%，英国是 31%，法国是 29%，联邦德国和日本是 25%。从这一点看美国并不是一个机会特别多的国家。

但美国有一个方面的流动却比其他工业化国家多。美国工人阶级的成员有更多的机会进入精英阶层。大约 10% 的出身于工人阶级的美国人进入了精英层，而日本和荷兰大约是 7%，英国不到 3%，丹麦和联邦德国不到 2%，意大利不到 1%。尽管如此，美国工人阶级成员进入社会最高层的机会依然很少。社会学家伊恩·罗伯逊的结论是：“大多数人依然留在其出身家庭的层次或相近的层次上，决定社会流动的许多因素是个人无法控制的。”

“美国梦”似乎从未存在过，或者，即便存在过，如今也已破碎。但一般美国人从感情深处依然坚守着机会均等、自